

# 前主任委員許歷農感念開路英雄



↑許前主任委員率舊屬同僚赴長春祠向榮民英靈致敬。(圖/陳興國)

橫貫公路的觀景臺邊，高齡一〇二歲的輔導會前主任委員許歷農顛頭巍巍地由輪椅中站起來，扶著欄杆，面對遠處的長春祠深深地鞠了三個躬，「榮民們保衛國家、建設臺灣的偉大貢獻，絕對不容被抹煞！」許歷農說。

十二月初，許歷農召集過去辦公室同僚舊屬，一起到花蓮旅遊三天，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頓感驚訝！一〇二歲的老先生竟有如此遊興，真是令人敬佩！且許老還支付全部的旅費，他說：「此行我把它稱之為『感恩之旅』，感謝各位同仁平日對我的照顧！」其實我們都很清楚，老對我的提携及照顧卻是多得更多。

第一天晚上，在一間懷舊小館用餐，餐廳陳列的是民國三十八年到六十年代的標語、廣告，好久沒有看到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又映入眼簾，吃的是滷味、眷村菜，聽的是當年老歌，把我們帶回到以前那遙遠的時光，老闆娘親自當跑堂，解說每一道菜的典故。飯後，她還拿了個白色瓷盤，請許老寫題字，作為鎮店之寶。

在秀麗的鯉魚潭湖畔，沿著步道享受著湖光山色，大家有說有笑，歡樂無比，許老還很高興地唱起了「繡荷包」。老人家一字不落地唱完了整首歌，歌聲中聽得出他的思鄉情懷與少年情懷，聽得出對留在安徽老家現已過世的髮妻深深的愛意，也聽得出對落籍湖北亦不在人世的女兒的濃濃思念；我追隨他三十五年，這是第二次聽他唱歌，上次是在湖北聽他唱給女兒綺燕聽的。

此行最主要的行程就是前往橫貫公路長春祠，這是許老念念不忘的事，許老多在輔導會主委任內，秉持經國先生開放探親旨意，募得數億元做為窮困老兵返鄉探親路費，一圓他們的日夜思親的回鄉之夢，老兵們至今對此仍然感念。

許老多為表達對經國先生任退輔會主委時，親自帶著榮民弟兄，開闢橫貫公路的艱辛付出之景仰，以及因施工期間殉職老兵之懷念，

堅持由輪椅上站起來，扶著欄杆，帶領大家面向長春祠行三鞠躬禮，以示對開路英雄的敬意與對犧牲英靈的追悼，此情此景，感人至深！此行也巧遇有書法將軍之稱的賴宗煙，他曾經一次以六百餘幅作品將中正紀念堂一樓之介石廳、美齡廳及瑞元廳掛滿，許老多應邀前往賴將軍家品茗，席間賴將軍與妻黃美雲、子賴尚甫以二胡為許歷農將軍合奏一曲「萬壽無疆」，氣氛溫馨而熱烈。

回程的普悠瑪號列車平穩的行駛在北迴鐵路，這條鐵路也是榮民們一斧一鑿興建出來的，眺望著壯闊的太平洋，想到現在已成老耄的榮民們，當年克服萬難建設臺灣的艱辛，後人對前輩們的努力都應永銘於心。

【作者速寫】陳興國，政工幹校十一期畢，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八十年班，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民國九十一年總政戰部副主任執行官退伍，曾任中華民國財團法人榮民榮譽基金會秘書長。

## 隨軍四處遷徙 歷經大時代的起落

我叫張文德，民國二十年生於山西太原，父母早亡，十六歲初中尚未畢業，就從太原搭飛機到北京，加入青年軍二〇八師六二四團三營九連。這裡原是清代御林軍的營房，我們在此完成半年的軍事基礎訓練。三十七年春天，我們調往河北昌平，我所屬的第一排奉命防守平綏鐵路十七號橋，第四班及我所屬的第三班奉命防守昌平火車站。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共軍每晚都對昌平火車站進行武裝攻擊，但因無法攻下昌平火車站而暫時撤退。

後來，二〇八師從昌平移防到東北錦州支援作戰，昌平防務則是由臺灣調來的二〇五師接替；二〇五師本是要支援山東濟南，但因濟南已經失守，所以改調支援錦州；又因為東北太冷，臺灣來的二〇五師無法適應寒冷氣候，所以改調河北昌平，支援我們原先的防務，青年軍二〇八師則全體部隊搭火車前往錦州，但火車到達唐山時，錦州已經失守，於是我們就駐防在唐山。

三十七年十二月，林彪的東北野戰軍已進入山海關，青年軍二〇八師奉命撤退到塘沽，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們布防於大沽口，清晨五點，遭受林彪四野部隊的猛烈攻擊，洪金堅連長帶領我們突圍，到達退守第二線的第五連防地；清查人數，第九連原先有弟兄一百六十餘人，在這場戰事後僅餘十三人，可見戰況之慘烈。青年軍二〇八師後搭船撤退至上海江灣一帶。



↑民國37年春與青年軍弟兄攝於河北昌平，口述者張文德為前排左3，照片中於當年12月21日，在天津大沽口戰役為國捐軀者有，前排左4王炳崑、前排左5陳明、後排左2羅仁忠、後排左4謝仁康、後排左5王進達。(圖/張文德)

到達上海江灣後，一路駐紮在海寧、金華、寧波，上海失守後，我們從寧波轉進穿山半島的象山縣，再由象山搭船至舟山群島定海市。民國三十八年登步島大捷，我們奉命增援，三十九年我們由登步島搭船來到臺灣。先駐紮在桃園中壢一帶，四十年部隊重新整編，四十二年春天駐防臺北松山。

民國四十四年大陳島上的軍民全部撤離到臺灣的三周後，我們奉命移防馬祖，協助馬祖修建道路等基礎工程。在馬祖駐防二年半後，再移防臺南的喇叭嶺，部隊開始重新整訓。民國五十四年移防金門，五十六年夏天回臺灣。五十七年調任參三科的訓練官，五十八年到步校高級班受訓，訓畢之後我奉調擔任第三軍軍部連長，民國五十九年到六十二年間，我又奉調金防部。

我在金門擔任連長期間，奉命掃除金門的地雷區，我率領連上所有的弟兄到連雷區外，我和排長、排副帶著掃雷器進入雷區掃雷，命令弟兄們在雷區外待命。當天排雷的工作進度不佳，從早上八時到九時三十分，雷區中都沒有發現地雷，但就在九時四十分左右，第二營的排雷區傳來巨大的爆炸聲，第二連官兵排全員在雷區壯烈犧牲，從此未再進行掃雷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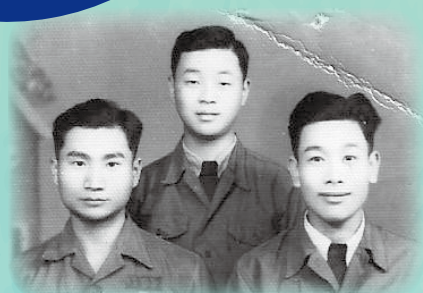
我從十六歲參軍，畢生奉獻給國家，歷經大時代的起落，隨著軍隊輾轉遷徙，最後落腳臺灣。一路行來，看盡了戰爭的慘烈，壯士的犧牲，逝者已矣不再衰老，而生者的生命卻繼續在時間中流逝，這些往事刻畫成不朽的記憶，永銘心中。

【作者速寫】口述：張文德，步校幹訓班高級班結訓，民國六十三年九月一日少校退伍。撰寫：張雲龍，張文德之子，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授。

## 軍民一家同甘共苦

### 江浙離島生活艱困

→民國四十四年與軍中友人合影，中立者為作者。(圖/陳振根)



回憶起從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到四十四年元月，我駐紮在江浙一帶的離島，生活非常艱苦。當時浙江省沿海的天環縣與溫嶺縣管轄包括一江山、大陳島等十座大小島嶼，仍由我軍所控制，島上除居民及部隊以外，還有從浙江、江蘇兩省過來的軍公教人員所組織起來的游擊部隊，又稱為江浙反共救國軍。

當時在島上的生活可說是軍民一家，以我居住了三年的披山島來說，它是億萬年前的火山運動所形成，所以島上地形崎嶇不平，土壤亦很貧瘠。居民們就在較為平坦的地方建立了五、六個小漁村，構築房舍的材料多數以土牆為隔，茅草為頂，能避風避雨即可。各家戶客廳都提供給較為年長的游擊隊員居住，那些三、四十歲的年輕隊員，則多是睡在靠海邊的營房，這種營房外層是由竹篾編成，房頂也僅由茅草鋪蓋，非常的簡陋。

而當時活躍在披山島上的游擊隊員，人數大約有一千五、六百人，組成披山地區司令部，下轄三個大隊，十幾個支隊，數十個中隊。島上的游擊隊員能分配到資源十分匱乏，一般生活主要靠二種食物，一是地瓜葉，二是豆餅。番薯是島上居民的主食，大量種植在較為平坦的地方。

坦的地方，我們採地瓜葉充飢，一般居民也不會計較的。豆餅則是黃豆榨油後產出的豆渣，壓製成大塊餅塊，敲碎以後放入鍋中煮熟就可以充飢。臺灣來的運補船有時三個月才來一趟，這時我們才有米飯可吃，物資管轄嚴格，每人每天發一斤半的米糧，不可多取。菜則是一大鍋白菜，這樣吃大致可以維持七、八分飽，如果不做工不勞動，也可勉強維持體力。

當時島上一輛自行車都沒有，不論軍民，要去哪兒都是雙腳走著去。那時我僅有十四歲，在無線電臺擔任傳達兵，負責送公文到司令部，每天都得走個兩、三趟。島上也有小孩，但是沒有學校，只好利用一座小廟，擱上幾條長桌及十數個板凳，有十餘個小孩來唸小學，老師則由一位游擊隊員的太太來擔任，教導孩子讀書識字。在物質生活條件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生活，雖可磨練毅力，但有些時候也不免感到喪氣。

在離島上還有一個難得的經歷，就是一個島上同時流通三種貨幣。一是新臺幣，當時在島上服勤的正規軍人，餉錢均是領新臺幣，全島流通。二是大陸的人民幣，因為島上漁民經常將漁獲運到浙江省沿海的地區販售，所得人民幣帶回島上，島上的小店也收。三是收付通用的銀幣，又稱龍銀，是袁世凱頭像的稱袁大頭，若是國父孫中山的頭像則稱孫小頭，所以我們的口袋裡經常有二種貨幣同時在使用，真是有趣且難得的經驗。

【作者速寫】陳振根，無線電學校第二期畢業，少校退伍。

### 徵文快訊

《榮光雙周刊》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或榮民子弟對於祖父母、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文長請勿超過二千字，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照片請附說明。投稿請註明姓名、電話、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投稿請寄 email: zh-sts@yaho.com.tw 或郵寄至臺北士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一樓「榮光雙周刊編輯部」收。稿酬從優。一稿請勿多投，來稿恕不退件，投稿請自留底稿。

注：撰稿人同意獲採用作品以「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且其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也同意不行使（主張）著作權。

編按：本刊「榮民園地」所刊登之參戰見聞，因投稿者觀點、記憶、戰時難以確切紀錄等因素，與相關史實記載或有出入，內容不代表本刊立場。

因投稿踴躍，「榮民園地」以配合戰史、時令等相關主題的來稿優先刊載，其餘投稿會盡快安排刊登，敬祈見諒並耐心等待。

《榮光雙周刊》編輯部敬上